

卷二五〇六 宋字

卷二五〇七 宋字

卷二九六〇 宋字

卷二九六一 宋字

卷二九六三 宋字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

一

宋

神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四月丁卯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取臨安祿少卿韓誅其母遣懷德軍節度使耶律達廣州防禦使劉從祐泗州劉

天節詔國子監屏內舍生陶臨出學初呂惠卿引臨爲經義所檢討母

病謁告歸省聞王安石召爲相狂道見之安石還朝以聞故屏之既而御

史蔡承禧復以爲言又詔殿三舉上問安石何故取臨安石曰初不見其

過故取今見其有罪故絀政當如此耳日錄云自泗州例行至臨淮謁余

不知臨鄉里是何處當方詔廢州爲縣廢縣爲鎮即兼兵或縣萬戶鎮

千戶以上委轉運司舉知縣監鎮官餘非初廢並銓院選差戊辰賜西

京昭孝禪院戶絕田仍免其稅役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乞候礬山

水至開四斗門引水淤田權罷漕運三二十日從之以礬山漲水頗濁可

用以淤故也癸酉上批熙河路全乏錢糧恐誤邊計可速議經畫迺遣

澠州團練推官杜常相度措置增招弓箭手欲以減戍兵紓邊饋也後又

詔與高遵裕裁減修造數。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其走
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爲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
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
手爲便。遂作此法。餘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
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爲強壯。則弗却也。弓手乃
選強壯於無方。所募皆得真強壯者。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據日錄。乃四
月三日事。今因罷給田募役始著之。二月二十二日甲申。王庭老可考。王荆
公安石當國。以徭役害農。而將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將手給役。則
農役異業。兩不相妨。行之數年。荆公出判金陵。薦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
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役錢依舊而撥諸路閑田募役。既而閑田少。役人多。
不能均齊。天下方患其法之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甲毀乙。
故壞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而依舊給錢募役。此據魏泰東軒錄。泰誠
不知事實者。姑附此以證其誤。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初降指揮。蘇軾奏議。
在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巖叟等駁奏。在二年三月末當并考。乙亥龍
圖閣直學士羣牧使李中師權發遣開封府。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銑領
雅州刺史。手詔仲銑廉靜修潔好學知分。近曾召對。可特遷官故也。日錄

十九日上言。與世居謀反者。醫人劉呈。嘗邀汝王養差而攻王。見其多事。不許。又千嘉三。仲統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乃已。上因言。統康靜。好學。知分。王安石曰。以此知忠信寡欲之人。有補於世。上曰。良是。今附此。三月四日。世居及青下獄。閏四月二十一日。斷獄。太常禮院言。已尊禧祖為

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嚮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丙子。岐王顥復奏乞賜外第。詔答不允。戊寅。樞密副使石諫議大夫吳

充。為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樞密使。上批充。父參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

命。提舉河北西路糴便糧草。全部負外郎呂嘉問。為檢正中書戶房公

事。上批熙河路見關錢穀。而將作調營繕材本數多。令三司修建將軍京

師造作。又權罷七年。既無急用。即可權住采買。以紓邊費。時修三司材料

既足。而通遠軍鳳翔府累歲所應輸納木。猶積欠五十餘萬。中書請盡蠲

之。而以見役兵繼令采伐。從之。詔江寧府昨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

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從宰相王安石請也。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公事

程昉言。乞自淳沱胡蘆兩河。引水淤溉淳沱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萬

五千餘頃。自永靜軍雙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萬二千

餘頃。並俟明年興工。從之。正月二十五日。可方河渠志第二卷。淳沱河奉

西山水。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忻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蘆河增治之。四月。程昉言。請引水溉南岸魏公等鄉瘠地凡一萬五千頃。北岸曲從等村瘠地凡一萬二千頃。從之。明年昉上淤田之勞。遷張遜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張遜為大理寺丞。自是水利日興。而民受其賜。志第三卷又云。八年四月。程昉言。深州靜安縣令任延。檢踏滹沱河南岸。放水入兩隄舊河。淤溉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薄鹹地。約一萬五千餘頃。乞明年收畢二麥。全放滹沱胡蘆兩河水淤溉。從之。知廣信軍狄詠等言。契丹移新水內城村兩鋪近邊。欲以本軍張瓜村新河口兩鋪亦移近邊。與彼相直。詔河北沿邊安撫司遣官相度。如全屬南地。即如所請。如雄州王道恭言。北界改移鋪屋。見移文詰問。未敢再令毀拆。詔候契丹防守人馬退。則毀拆。環慶路經略司言。已諭蕃部。因請貸糧。各於子背刺寨名。選為三等。籍定姓名。從之。詔軍頭司呈試武藝人。及五人以上。或事體稍重。並取旨差官監試。司農寺言。州縣百姓多捨施典賣田宅。與寺觀假託官負姓名。欲令所屬榜諭聽百日。自陳改正。為已業。仍依薄法。通供數納役錢。從之。命新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同韓縝分畫地界。上以承

旨司。及閤門闕官。故留誠一也。永清入對。言疆境不可輕以予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國遣之。留誠一為永旨司。及閤門闕官。此據御案。六月二十八

日。永清還代州。舊紀亦書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議鎮事。新紀削去。

王安石為上言。契丹大而無略。則多隙可乘。且并諸國及燕人為一。四分五裂之國也。上曰。中國兼燕秦楚越萬里之地。古所以勝夷狄之國。皆有之。能修政刑。則契丹誠不足畏。安石曰。中國如大物。要以大力操而運之。爾又論民兵。安石曰。既以民為兵。則宜愛惜得其心。如陛下前欲以義勇為募兵。認定牛驢。即極非。所以得民心。事之安危。或兆於此。古人以民為貴。不可不察。上矍然曰。良是。認定牛驢。事在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甲申。是日四月七日。進呈。比撲馬數。樞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負馱。中書比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主馬數足。而歲可省官錢五十三萬貫。地利在民。尚不計數。凡牧監歲收馬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二百餘匹。而中書擘畫。熙河買馬未及反十箇月。比舊已增九十餘匹。上令中書施行。而吳充固爭以為監牧不當廢。若夷狄旅拒。馬不可買。中國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大馬。後來孳生。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令認定驢牛。中書便云搔擾。今中書却要臨時。

買驢以供負馱。豈不按擾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須令五戶或十戶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令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被配率出錢。此所以為搔擾。今中書計筭。若遇要驢時。用見令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事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為虧損百姓。此所以易於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主使。豈可負馱也。已見七年十二月甲申注。今修入正文。安石又為上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廩為之一空。非計也。此乃馮京故為此。與蘇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借常平物與轉運司修城塹之類。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費出。上以為然。乃令前降指揮勿行。以度僧牒運司農。前降指揮當考。閏四月十八日。安石又言。放稅事可參照。庚辰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言。雅州名山縣發往秦熙州等處茶。乞聽官場盡買。不許商販。詔商人就官場買者聽之。每馱納長引錢十指。定州軍貨易。蕃官副軍主李唐趙角授三班借職。本族巡檢。自言招安蕃部有勞也。河北東路轉運判官呂溫卿言。欲令造簿縣曉諭民供通戶。下自來漏帳田產。更不坐罪積年稅賦。免追從之。河北西路轉運司言。北兵過界。略真定府北寨橫巡節。

級杜辛等上批此安撫司事也轉運司何預令具牒以聞權御史中丞鄧綰言奉詔看詳世居家書簡有與世居親密者案後收理本臺搜檢世居家書簡看詳各是尋常往還人數不少未敢一例收理詔於法有罪人即收坐綰又言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挾圖讖祿妄書以相搖惑伏詳編敕識書之禁雖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冒坐無由發覺所以法令徒設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傳說不以為怪乞下諸路曉告收傳圖讖文書者立燒毀或首納入官官為焚棄過兩月許人告重賞之犯人處死詔遂編敕所立法以聞其後立法私有圖讖及私傳習者聽人告賞錢百千從之綰又言世居納匪人論兵挾讖訪天文變異伺國家休咎出處架結累年于茲宗正不察敕官無狀其罪不可不治又宗邸明有門禁而逢等出入自恣官門無歷案驗當正監門使臣之罪又言世居文字內有攻守圖術一部得於內臣張宗禮嘗勾當三館盜印官本遺之雖各會赦去官並乞持令案後收坐從之士千宣徽北院使張方平為中太一宮使方平以同天節稱慶禮畢欲求近京一郡乃有是除詔所考京朝官班行選人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大理評事梁子野賜同進士出身二人循資並堂除中等四十七人堂除下等六十三人並與差遣并注官子野

適孫也

參知政事呂忠卿乞罷五日一起講筵從之湖南轉運司言

潭衡邵道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

癸未知制誥權發遣三司使章傳爲

權三司使

知徐州司勳郎中魏孝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孝先嘗得

對其論馮京撓正之狀故王安石以爲可用上亦謂孝先不可得朝廷士

大夫用心如此者殊少翌日遂有此命孝先以中書提點五房公事主客

郎中知徐州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戊午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駕部

員外郎范子淵復爲同管勾外都水監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避轉運副

使陳知儉親也知儉不知與子淵何親據墓誌知儉嘗坐言濟河非是奪

官更須方許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妨廢教閱人既未可頓減遂

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今計所拔省錢糧不

多可且仍舊初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以番次戍邊餘留內地率

十年一周熙寧六年議者謂官養馬費廩食多死損始詔五路募義勇保

甲養馬戶一足歲免折變綠網錢六千五百戶額養二足者聽開封府界

毋過二千足五路各毋過五千足於是兵部請令河東養馬正軍五千足

義勇保甲五千足共以萬足爲額時河東正軍有馬九千五百餘足請罷

支填以義勇保甲馬補其闕數候正軍馬不及五千足然後以官馬支填

奏上。詔中書樞密院比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當專爲一時省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間養馬。纔先折變緣納錢十四千四百。蓋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計其價。當爲錢十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不免抑配。兼慮芻秣失節。或致損壞。又不善調習。緩急何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孰糧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於見支分數馬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人情不便。緩急邊防事宜。何處取備。若朝廷且令官軍民兵兩不廢弛。訓練經久。必可用。但存諸軍分數馬外。漸令民間情願養飼服習。不須指定五千足數。於理似可。與中書更問難往來。中書大指以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爲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儻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便入中芻豆之家。無所邀厚價。計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上從樞密院議。而有是旨。中書不能奪。乃詔河東義勇保甲養馬。令轉運司歲計所免折變沿納實費錢以三司錢撥還河東馬軍聽依舊支填。候教成義勇保甲。別取上旨。六年。義勇保甲養馬指揮要見月日。兵志八年。兵部請河東騎軍五千。義勇保甲五千。凡萬疋爲額。時河東正軍有九千五百餘疋。請罷給。以義

勇保馬補其闕數。俟他日正軍不及五千足。然後以官馬給之。奏上。詔中書樞密院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當為一時省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先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其折價。當為錢十四千四百七。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兼慮蜀林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漸減。就糧馬軍正數九十九百人。其覓支分數馬。又當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重擾於民。邊防事宜。何以取備。與中書問難久之。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保甲。余可用故將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養馬。則兵民無騎。民兵無騎。則異時何以為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馬。且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為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蜀林。及謙衣糧。歲為錢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蜀林之家。無所逃厚利。計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若欲宜存騎軍馬額。即義勇保甲養馬。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義勇保甲精熟。則馬軍別頒旨上從之。乃詔河東義保養馬所。先折變緣納實費錢。以三司錢償之。河東馬軍且仍舊。俟教義勇保甲成。別取旨。自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至別取旨。

本志並因目錄。目錄又同。此撲河東義勇保甲養馬。密院檢詳。故落三司狀。妄作此撲數。要作義勇養馬所省不多。上曰。密院兵房此撲得全不是。然上欲且依舊令兵士養馬。安石曰。陛下欲訓習義勇保甲。令可用。故將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保甲義勇養馬。即民兵無馬。則異時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所養義勇保甲。與募兵之費又不同。義勇保甲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焉。不知如何。不令義勇保甲養馬。若欲且存騎兵馬額。即義勇保甲養馬所費。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得義勇保甲精熟。即馬軍別取旨。上曰。好。紹聖三年七月六月。張昞等云云可方。權知開封府司錄參軍朱炎言。奉詔在京免行錢。貧下戶減萬緡。已減百六十餘。行依舊祇應。近有彩色等十三行。願復納免行。欲聽許從之。乃詔貧下戶量減錢。毋得過半。既而上批昨日依朱炎所請。於已放免行錢萬緡。却令認納五千緡。再詳事理未便。可再取旨。中書進呈。卒如炎所奏。賜蕃官溫劈羅延家絹五百。羅延官至侍禁。河州戰歿。當得二子恩。而無子。故賜之。甲申。金部員外郎。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師大姓。多止開質庫市易。摧兼并之効。似可見。方當更修法制。驅之。使就平理。上曰。均無

貧固善。但此事難爾。安石曰：秦能兼六國，然不能制兼并，反爲寡婦清箴臺。蓋自秦以來，未嘗有推制兼并之術，以至今日。臣以爲苟能推制兼并，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臣嘗論廩餼當稱事政，爲此也。後數日，吳安持亂市易，上不許。安石曰：臣與嘉問親厚，非有他。但與議市易而已。然其被誣，臣以親厚之故，已難爲之辨明。況臣女壻恐有事，愈難爲言。乞別選人。上固不許。此據日錄二十八日事實錄於甲申日。舊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陳睦，兼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衷行，今移入四月三日。削此不著。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昭序，兼閤門通事舍人。昭序自陳閤門守職五十三年，老病乞解。點檢閤門簿書，并提點承受特選之權。三司使章惇乞重定牙司條例及差占軍大將窠名從之。賜度僧牒五百。治保州東南緣邊陸地爲水田，從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沈披請也。披又乞錢五萬緡收息酬覘事人，詔賜萬緡。熙河路經略司言馬街山後欺當族蕃部打波說諭趙醇忠及母妻等來降，又誘洮州邦令首首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兼打波志在効順家屬，亦有爲鬼章殺害。乞補一近下班行充邦令巡檢。專管勾邦令一帶蕃商往來，詔補打波三班差使。邦令巡檢。贈祁州團練使宗蓋所生母永和縣太君皇甫氏。永嘉郡太

夫人。以上批皇甫氏。可以宗琰母例。贈郡夫人。故也。宗琰例當檢本紀。於甲申日書。新作宋元曆成。頒天下。按實錄乃是閏四月壬寅。今從實錄。

丙戌。皇城使忠州刺史廣南西路鈐轄石鑑。為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知宣州。鑑始換武職。至是自列願還文資。上以其有功優遷之。鑑先除廣南東

路鈐轄。七年八月二日。未半歲。改西路。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初欲委

鑑團結教閱諸洞保甲。以為朝廷差出。劉彝必忌之。故就令彝委鑑。既而

彝固不欲鑑來。乃言鑑邕人。令鈐轄本路非便。大抵溪洞人。喜主事。以動

朝廷取賞。上謂王安石曰。鑑不至此。然邕人誠好主事。安石曰。能主事。則亦

能弭事。朝廷不知所以御之。則敢主事以取賞。朝廷知所以御之。使其

造難。則無所逃罪。弭難則有以取賞。何患其好主事也。於是上復徙鑑東

路。此月二十二日。鑑未知改命而有是請。上從之。上與王安石論鑑事。乃

此月十九日。後三日。徙廣東。後三日。遂有宣州之命。鑑乞還文資。猶稱廣

西路鈐轄。則固未知復徙廣東。其有是請。必以劉彝不樂鑑故也。司農寺

乞遣官同發運司裁減冗費。從之。上批提舉在內。修造所張茂則差出。張

若水在假。修完內城。可差見管勾宋用臣。丁亥。著作佐郎張琬同提舉

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太原府兵曹參軍范鏜。為崇文院校書。琬鏜嘗從王

韶辟至是詔言其材召對命之張晚范璉

罷著作佐郎林旦勾當進奏

院以知通進銀臺司陳繹言旦先任臺官坐言事不實降黜已別與差遣

故也五月十六日王安石云云可考

都提舉市易司賈昌衡等言金寶

非衣食所資但當禁其侈僭若有糜壞舊法致之以死則論罪太重募以

厚賞則為禁大密令新教止坐以銷為飾者則舊法已刪改其糜壞金銀

蓋已無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銀箔出賣上批市易

務拍金宜罷出賣已成者聽於後范作折換上又批市例錢元餘無稅物

商人當納與否舊舟楫入京城典吏並緣為姦丐取留難而征筭入官十

纔三四於是司請計所丐取數減五六收之以祿典吏而典吏犯丐取

百錢以上皆坐配法征筭入官十收其八皆緣有稅物始收至是上疑無

稅物者亦收市例錢故以問中書也賜熙河京鈔二十萬緡河州十萬

緡又以江南東路折斛錢二十萬緡賜河北西路轉運司並充糴本

詔

杜常取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去年隨軍蕃部兩庫及帖助公使錢給用名

件與高遵裕密具當用及當裁損數以聞以遵裕乞權罷永興等處熙州

通遠軍市易且令經畧司主之及以去年市易茶場淨利歸經畧司如不

可即乞詔有司據本路一年合用錢數明支撥封樁故也

戊子內殿崇

班閤門祗候高公繪高公紀並為閤門通事舍人司農寺言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張復禮定修許州鄧艾河不當詔都水監丞劉璿相視以聞又乞借度僧牒三千紫衣教十許諸路才前承買酬折重難等第從之河北察訪使沈括曾孝寬上守城人數詔依孝寬所定令軍器監約防城分數器仗增倍計置已丑上批教閱法及賞罰格已面諭曾孝寬修改大意可付與令取旨別行審定差左藏庫使夏元象同詳定不知別審定何事此或與二月十六日五月九日陣圖相關更詳之上批斬馬刀局役人匠不少所造皆兵刃舊東西作坊未遷日有上禁軍數百人設鋪守宿可差百人為兩鋪以潛火為名分地守宿先是斬馬刀局有殺作頭監官者以其役苦又禁軍節級強被指射就役非其情願故不勝忿而作難王安石嘗與同列白上以為宜稍寬之至是僉為上言其事上以不可因此遽輟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從事須其情願方可長久上曰若依市價即費錢多那得許錢給與安石曰錄廩稱事所以來百工錄廩稱事求之則無疆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財給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憂不足而於此靳惜若以京師雇直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錢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直至賤願就募者多何不下信州製造也此錄目錄四月

十七日。今附見。安石前在相位時。亦屢言此。當檢附六年五月一日。始置新馬刀局。茶未播二章。附此年五月十七日。詔特免河州進士梅博等

九人。將來文解以博等自陳收復已來未沾恩。乞如熙州例故也。詔妃

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

定法故立此制。志同。詔沙苑監隸羣牧司。餘八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

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十六

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馬鋪兩監牧歲費及所占

牧地約牧租錢。摠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為錢三萬六

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稱失。故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

餘寄常平藉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有博蔡挺云云。

吳冲卿。蔡子正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為樞密

使。以為不可。元厚之為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

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錢五十六萬所息之馬用三萬緡

可買諸盡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用者悉送沙苑監。

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儘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五十

三萬緡於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僕衣糧所費甚廣。監馬送